

# 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sup>\*</sup>

## ——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陈 学 明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生  
态  
学

提 要 | 福斯特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消除生态危机的关键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依据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的正确性,并指导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 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 福斯特

中图分类号 | A81

作者信息 | 男,1947年生,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200433

“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古罗马在其鼎盛时期为世界所瞩目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罗马。几十名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罗马俱乐部”,写出了一份份足以使全体地球人惊心动魄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基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化,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沙漠吞噬……。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纵观整个世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仍在继续,甚至在有的地区还变本加厉。人类仍然面临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威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在环境保护方面如此举步维艰?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生态意蕴的揭示以及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研究,就旨在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

---

\* 本文是下述研究项目的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程研究”(批准号为03BKS006)、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研究”(批准号为02JAZJD720006)、教育部应急委托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批准号为2008JYJW018)、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项目“新帝国主义研究”(批准号为05FCZD009)、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批准号07JZD0002)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sup>①</sup>这一生态世界观实际上早已对人类何以不能卓有成效地摆脱生态危机的缘由作出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上还畅通无阻，那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一句空话。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梦想。人类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残酷地剥削另一些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也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掠夺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

念而提出来的，其中一个重大改造就是把自然异化也纳入异化的范围。马克思把黑格尔视为第一个发展了劳动异化概念的人，但认为他是在唯心主义领域内发展的，其主要表现为只是把异化视为脑力劳动的异化，未能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异化的基础，这种异化不仅仅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异化，而且也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和真实的感性存在的异化，亦即人类同其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黑格尔也谈到过自然界的异化问题，但认为这是自然界本身造成的，提出“自然界的目标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把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异化视为异化之基础，即一切人类异化都由此而产生，因此马克思就顺理成章地把人类同其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包含在异化范围之内，这是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这三部著作集中表述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他正是通过对这三部著作的研究，论述了马克思是如何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

欲知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自然异化的根源的，只要看一看他是如何分析土地异化的就清楚了。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土地异化概念“既意味着那些垄断了地产从而也相应垄断了自然基本力量的人对土地的统治，也意味着土地和死的事物对大多数人的统治”。<sup>②</sup>这就是说，土地的异化不仅是指那些垄断者对土地的统治，而且也指土地和死的事物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这种土地异化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封建社会中就早已出现。封建领主成为土地的主人并用土地来统治农民，实际上“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化力量对人们的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发展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是将论述劳动异化与论述自然异化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谈论异化的时候不仅是指劳动异化，而且也把自然异化包含于其中。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既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改造了黑格尔的异化概

<sup>①</sup> J B Foster Marx' 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VIII. 福斯特的这一著作已有中译本，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本文在翻译福斯特的相关原文时，参阅了这一中译本。

<sup>②</sup> J B Foster 2000 p 74

统治”。马克思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土地异化日趋完善,“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反对地产制度的同时却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依赖于地产制度”,资产阶级变本加厉地通过对土地的统治来实现对其他人的统治。“大地产”在“把绝大多数人口推进工业的怀抱”的同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完全赤贫的程度”。福斯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地产在土地垄断过程中的作用,即在土地异化过程中的作用“同资本对金钱的统治作用相类似”,也就是“死的物质”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人们常用“金钱没有主人”来说明“死的物质对人类的完全统治”,我们同样可用“土地没有主人”来表达“死的物质对人类的完全统治”。马克思一语中的:土地异化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土地也像人一样”,已经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sup>①</sup>

土地异化如此,其他自然物的异化也是如此。福斯特认为,强调自然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这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从16世纪初伟大的农民战争中的革命领导者那里获取灵感,这些领导者在那时就已把“物种转化为如此五花八门的财产形式”视为对人类和自然的打击。马克思也同样强调把自然物变为私有财产,既是人类异化,也是自然异化的真正根源。私有制是一种金钱崇拜的制度,而正是金钱崇拜使金钱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成为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于是人类本身的价值被剥夺了,自然本身的价值也被剥夺了。

福斯特非常重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引入的“联合”和“联合生产者”的概念。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对如何消除自然异化的深刻探讨。既然自然异化是由私有财产制度带来的,那么消除异化也就是必须以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为前提。那么如何消除私有财产制度呢?马克思在这

里提出通过“联合”来实现。马克思特别研究了如何使这种“联合”“应用于土地”,即在农业生产中实施“联合”。马克思指出,“联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借助于农奴制度、老爷权势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来恢复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sup>②</sup>福斯特认为,通过“联合”来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自然异化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马克思明确地说道,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因为不再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从而“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③</sup>

《共产党宣言》常被一些人说成是“反生态的”。福斯特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这种指责,实际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来反对现代主义,即“蕴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假设”,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设“在许多绿色理论中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这些人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手法一方面是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的思想硬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例如这些人把马克思所批评的蒲鲁东对机器的颂扬的论点“以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页。

② 同上,第85~86页。

③ 同上,第118~119页。

种方式转换成马克思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肆意歪曲。福斯特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描述过“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但他指出，最要紧的是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描述理解为他们认为“自然应当受到轻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强调了“城乡对立是资产阶级文明异化本质的一个主要表现”。<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在城乡对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生存环境之恶劣。马克思始终认为，在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空气、清洁和真正的物质谋生手段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农民则被剥夺了与世界文明的所有联系。福斯特也不否认在《共产党宣言》中能够找到对“自然力的征服”、“整个大陆的开垦”加以赞扬的词句，但他强调，这里看不出他们祈求一种“机械的普鲁米修斯主义”，即并没有推崇“毫无保留地”以牺牲农业、牺牲生态为代价的所谓机械化与工业化。

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伴随资产阶级文明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中，就包括生态矛盾。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伴随着大多数人口相对贫困的增长”，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自然力的征服’伴随着自然的异化”；并且提出这种自然的异化“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之中”。<sup>②</sup> 福斯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的“十点计划”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生态矛盾问题已作出了简短而又深刻的论述。例如，他们在关于如何建设一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社会的建议中，强调了“完全可以如此称呼的生态因素”。而在他们以后的著作中，则更是对生态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且已把此列入“批判现代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

福斯特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生态矛盾的分析，并没有把解

决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强调生态矛盾的地方，他们似乎也不相信生态矛盾有可能发展到成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作为“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即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是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视野”，“有赖于把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直接目标”。他这样说道，在生态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远远脱离现实的蓝图的陷阱”，另一方面还是强调了“通过行动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以便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这里所说的“行动”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里所说的“可持续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论》被公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但人们往往忽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福斯特认为，实际上“新陈代谢”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连接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也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

① J B Foster 2000 p 137.

② 同上。

③ 同上，p 140

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而正是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sup>①</sup>在福斯特看来,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首先要弄明白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含义,即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指的是“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其次要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是什么意思,即要了解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来表述“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这样一个事实。<sup>②</sup>马克思的“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主要取自于农业化学家 J.V. 李比希,但马克思对 J.V. 李比希的相关概念的内涵作出了重大修正。例如,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修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再把这一概念局限于描述土壤肥力的衰竭,而是用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自然异化”、“物质异化”;二是不认为这种“断裂”仅仅发生在某一地区和国家,而是强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是全球性的特征。

福斯特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最重要是要知晓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的分析。他认为可以从中得出以下 8 点结论:(1)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3)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排放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农业的破坏;(6)所有这一切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写照;(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联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需要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整,从而指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up>③</sup>在这 8 点结论中最核心的就是把包括土壤退化、城市污染等在内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部分内容来说明马克思是把“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马克思明确地提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由这种所有制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在这里还强调,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携手并进”,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新陈代谢断裂”,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

福斯特还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时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评来论证马克思总是结合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新陈代谢断裂”的。他认为,马克思把批判对象直指“资本主义生产”,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也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还提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① J B Foster 2000 pp 141 ~ 142

②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2007 2 Vol 58 No 9 p 10

③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Winter 2002 中译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 2 期,第 34 ~ 35 页。

福斯特认为, 阅读《资本论》特别是研究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克思的如下告诫: “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 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sup>①</sup> 如果说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 马克思所关注的“新陈代谢断裂”主要是土壤肥力的衰竭, 从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的远程贸易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 那么到了 19 世纪 60~70 年代,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陈代谢断裂”的关注从土壤肥力的丧失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的异化, 也就是说, “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于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 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根源的分析也从比较直接、表面的城乡分离、远程贸易深入到较为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对马克思来说”, 所有可以用“新陈代谢断裂”表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 “都是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sup>②</sup>

## 二

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 原则性地说明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他还在此基础上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具体地阐述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也就是说, 对资本主义如何按照其“内在逻辑”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福斯特在一篇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论文中明确地要求人们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认真地思考一下“在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环境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冲突问题”。他

认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人们对增长究竟是否有极限的探讨尽管存在着片面性, 但无论如何“揭示了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不愿意正视的自明之理, 即有限环境内的无限增长是一个矛盾”。追求利润、追求无限增长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而关键就在于,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要务是利润的增长, 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 而“急如星火地追求增长一般地说总是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原材料, 总是意味着与此同时把越来越多的弃物堆积到环境之中, 从而也总是意味着环境退化的日益加剧”。<sup>③</sup>

福斯特在这里还提出, 与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地追求扩张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在投资上的短视行为。在对投资远景作出分析时, 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确保永久的利润。即使在有些领域的投资者, 如投资矿山、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资本家, 从表面上看也有长远观点, 但这种长远观点全然出于要确保最终产品生产的原材料供应, 确保这种回报率从长期来看也非常高。而且这里所说的长远, 时间视域也很少超过 10~15 年, 这距离保护生物所需的 50~1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差得太远了。他强调, “资本家在决定投资时普遍存在的短期考虑已成为从整体上影响环境的关键因素”。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按其本性需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收回投资, 再加上需要有把握的利润为投资风险提供保证, 更需要所意向的投资比其他投资机会赚更多的钱。”既然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 那么就与资本家是“好人”还是“坏人”无关。福斯特这样说道: “主导投资决策的时间视野并不是一个资本家本性是‘好’还是‘坏’

①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2007 p 9

② J B Foster 2000 p 174

③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53 No 5 2001 pp 2~3

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sup>①</sup>

福斯特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以鲜明的立场说道:“那些忠实地报效于‘利润和生产这一上帝’的人,不断地要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降低我们的关切度,明明是现行的经济制度造成了环境的退化,可他们却还在这一制度本身寻找解决环境退化的途径。从而在当下,假如要真实地表述生态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那就需要一种知识反抗形式(a form intellectual resistance),即需要一种无情地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既往的支持这一制度掠夺环境的思想体系的知识反抗形式。我们正面临着一种严酷的选择:或者拒绝把‘利润这一上帝’作为解决我们的生态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走向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以此作为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或者我们‘吞下’大自然的报复,‘吞下’一种将马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这场危机将对人类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无数其他物种带来不可逆转的、极具破坏性的后果。”<sup>②</sup>福斯特所说的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切实存在的,但只要真正知道了当前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那么人类实际上是不难作出选择的。

福斯特在另一篇题为《生态的破坏》的论文中,借助于电影《燃烧》的情节,来帮助人们更为深切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关系的理论。他说,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赞扬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创造性的破坏”,但这一电影所表现的真实的故事却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这种“创造性”是“具有毁灭性的创造性”。福斯特要表述的基本观点是:破坏生态环境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之所在,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他指出,“资本对基于阶级的资本积累渠道的不懈追求,不断地要求破坏现存的自然状态和早先的社会关系”,“阶级剥削、帝国主义、战争和生态的破坏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本质的特点”。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始终存

在着这样的危险:其“破坏性冲动”就会转变为“破坏性的失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而且,“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不仅是生产条件而且还有生活本身”。他强调,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这种“破坏的失控性”,即对环境的破坏失去了应有的控制,在今天“已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显著的特点”;“而且在总体上已成为整个星球的特点”。<sup>③</sup>

在这篇论文中,福斯特继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的无限积累。在他看来,根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在资本无限积累这一“致命的”冲击下,“自然界仅仅被看作是进行社会统治的工具”。资本积累的天经地义必然导致它强制实施毁掉地球的战略。“全球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就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真的是无法无天,它只知道无限制地进行指数式扩张”。<sup>④</sup>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强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一切正常”,就意味着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意味着继续“根据利润和积累逻辑运转”,当然也意味着继续对环境的肆意破坏。霍布斯曾经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人们很少认识到,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必然带来对自然的全面战争”。“每当社会出现反抗从而对于资本的扩张设置障碍时,答案总是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源。”福斯特强调,这就是“利润的逻辑学”,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是为了赚钱,但有时候为了能够继续赚钱或赚更多的钱必须去毁灭”。<sup>⑤</sup>这样,福斯特不仅

① J B Foster 2001, p 4

② 同上, p 15

③ 同上, p 2

④ 同上, p 7

⑤ 同上, p 8

把对人的剥削，而且把对自然的破坏也纳入“利润的逻辑学”。

福斯特在《生态的破坏》一文中对生态保护的前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资本主义的这种破坏性的难以控制，导致它要毁掉整个地球来取得阶级/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当今世界上少数人的财富加起来比全世界几十亿人的收入还要多。为了维持全球不平等的体系，一个全球性的强行压制系统业已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地破坏性开发地球的系统。”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认识马克思从生态与资本的对立中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多么重要：“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惟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sup>①</sup>

福斯特曾就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接受过采访。记者问道：“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把环境破坏主要归结于‘现代性’或‘工业主义’，而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强烈主张生态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的基础之上。那么你究竟基于什么把生态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呢？”他这样回答道，资本主义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就能知道它与生态的不相容，所以，“将其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这种制度的主要方法”。<sup>②</sup>他不同意简单地把生态危机归因于“工业主义”；他认为，“我们需要记住，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环境的破坏就已开始了，从而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sup>③</sup>他也反对笼统地让“现代性”对环境的恶化负责。他指出，“现代性”这一范畴的时间跨度太大，以至于有时很难准确地理解其含义。纵观当今对“现代性”含义的各种解释就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理解“现代性”，“它并不是我们描述一种社会制度的有用的方

法”，“它或许能够描述当今所有的社会制度的某种历史发展的特征，但它无法真正地向我们揭示出任何具体的东西”。他还这样说道：“倘若现代性本身要为环境恶化负责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只应该发生于‘现代’社会之中，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sup>④</sup>

福斯特强调说，生态问题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但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研究具体的、现存的历史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不同学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有着共识，尽管有些刊物，如《财富》和《商业周刊》之类总是在那里赞颂资本主义制度，但对于我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种以“资本”为本，以“利润”为中心的制度。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讲得一清二楚。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必然以追求“资本”、“利润”作为推动力。福斯特这样指出：“当你开始具体涉及产生生态危机的力量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这一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动力是密切相关的。”<sup>⑤</sup>今天的资本主义如同以往的资本主义一样，它需要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一般都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年以大约3%的速度增长，而按照这种速度，世界经济在一个世纪中就可以增长16倍，在两个世纪中就可以增长250倍，而在三个世纪中就可以增长4000倍。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扩张性的制度在一个有限的生物圈中运行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问题。“确实，全球经济体系在规

① J B Foster 2004 p 12

② J B Foster interviewed by D. Soran Ecology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Vol 56 No 6 2004 p 3

③ 同上，pp 3~4

④ 同上，p 4

⑤ 同上。



模上正在逐渐开始与这个星球自身的地球化学过程进行搏斗。”<sup>①</sup>

福斯特在这次采访中反复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必须避免“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生态破坏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责任”。从表面上看,确实是一些“富裕的投资商”的短期利益造成了生态危机,但从本质上看,要他们负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他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要对他们个人的行为负责任,但是这些个人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完全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受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社会结构的诱导和强迫的”,说得透彻点就是受资本主义制度所驱使的。在他看来,这正是马克思分析生态问题的立足点。他这样说道:“马克思当然不会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家,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主要的社会批评家相比,马克思并没有更多地根据个人的贪婪动机和错误行为来指责资本主义的缺陷”。<sup>②</sup> 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如果把资本家阶级置于某种制度之中,那么就不能因为他们根据已有的市场原则进行运作,竭力获取股票和投资的高回报而指责他们。那个正在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才是罪恶之源。“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非个人的、受利润驱使的市场过程往往系统地让一些人把他人手中的财富剥夺过来,与此同时破坏环境。”<sup>③</sup>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因此我们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好它的完整。但是,看看当今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原则在“我们自己的

这个正被迅速耗尽未来几代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社会”中“不起一点作用”。所有现存物种中的 30% ~50%在本世纪内遭到灭绝,一些科学家称之为“第六次物种灭绝”,最近一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 6500 万年之前,恐龙就是在那个时候灭绝的。人类正在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但是人类在做这种蠢事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作为“驱使我们走向那个方向,并除了对资本积累以外不对任何事情作出价值判断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做的。福斯特认为,无论是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保护环境的目标必然遭到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以及建立在市场法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的“极为不妥协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我们“转变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和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本身”,而不是“简单地改变它们的某些无关紧要的表现形式”。<sup>④</sup>

类似这种论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话语在福斯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福斯特的这些话语已非常清楚明白地把资本、利润、扩张、短期投资行为、市场、无限积累与生态之间的对立关系表述出来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依据于现实来阐述马克思把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观点的,从而显得既具现实感又富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高 媛)

① J B Foster 2004 p 4

② 同上, p 7

③ 同上。

④ 同上, p 8